

湖北新锐文丛

周昕 著

梦在东京

长江文艺出版社



周

昕

梦在东京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湖北新锐文丛·梦在东京

周昕 著

责任编辑:秦文仲

封面设计:蔡跃华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武汉明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 10

版 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45 千字

印数:1—2000 册

ISBN7-5354-1454-0/I·1138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总 序

樊 星

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这套《湖北新锐文丛》，是荆楚文坛新生代作家创作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新生代”，这儿指的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代人。他们因幸运地逃过了十年浩劫而不像“五七族”（“右派”作家）、“知青族”那样赋有沉重的使命感、强烈的政治意识，又因生逢“文革”结束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而思想活跃，富于锐意求新的个性意识和变动不居的创造活力。1985年以后，他们中产生了一批展示“新生代”精神风貌和艺术特色的青年作家。我曾在《新生代的崛起》一文中概括过他们的基本文化品格：“新生代的自我作为行动的出发点，跟着感觉走，创造了色彩斑斓、风格多变的新文化，充分显示了青春的活力，同时也体现出青春的浮躁与矫情。跟着感觉走，有的走入了泥淖，在绝望中沉沦；有的走入了‘象牙之塔’，在洒脱中新生；有的狂躁不安，过后又疲惫不堪；有的雄心勃勃，奋斗中春风得意……新生代的 NEW 风貌是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的硕果。新生代的行动主义和唯美主义甚至对知青一代也发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而注定要成为一支重塑民族魂的强大力量。”（见《文艺评论》1995年第1期）

晓苏、阿毛、周昕、马竹、李鲁平便是荆楚文坛上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他们都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在八十年代的武汉地区高等学校完成了本科学业的学习，也都是在大学校园里开始了热爱文学、追求文学的事业。他们在人生求索与艺术创新的道路上，与他们的同龄人余华、苏童、韩东、朱文、毕

飞宇、陈染、吕新、述平有某些共同的追求(如对新生代生命体验的特别关注、对时代浮躁情绪的敏锐感知、对人生之谜的新颖思考、对艺术形式创新的强烈渴求),另一方面,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履历、审美旨趣也必然地使他们的作品显示出某些独特性——有时,这独特性显示为主题的创新;有时,这独特性显示为文化背景的地域特色;有时,这独特性又显示为艺术感悟的微妙。

先看看晓苏。晓苏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已有《山里人山人》、《黑灯》、《狗戏》三部小说集出版,并有长篇小说《五里铺》行世。他擅长短篇小说创作,曾几次获《长江文艺》奖,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有的还被译介到国外。他来自鄂西山区,故在他的“油菜坡”系列小说中记录下故乡形形色色的悲喜人生,短篇代表作《两个人的会场》、《三个人的故事》都浓缩了山乡的巨变史,有尺幅千里之势。大学毕业后,他在一所高校供职。他的“黑色系列”小说则是他观摹校园人生、发现人心奥秘的艺术纪录,其中的代表作《黑色背景》也堪称当代短篇佳作,亦可供研究“新生代”心态者参考。近年来,他又在继续创作短篇的同时开拓着中篇创作的新路,在书写“世态小说”之外尝试着“哲理小说”的创作。收入本集中的《乡村同学》在一个“追寻与错过”的“圆形结构”中寄寓了深长的人生哲思,在令人追怀往事、感慨人生的同时获取“追寻虚无”的深刻启迪;《祖坟高耸》则在一个唯物主义者突变为神秘主义者的故事之中写出了迷信与巧合、臆测与悲剧之间的微妙联系,写出了反思知识分子信仰变迁历程的意义。此外,《村长独白》在展示当代农村的忧患人生方面,也触及到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

李鲁平、马竹也都是由乡镇进入都市,由写诗开始进入文坛,又都是在经历过商潮的浮沉后转入小说创作的。因此,他们的作品也多有双重的文化背景。李鲁平的《沉船》、《追寻祖父的踪迹》是他的故乡回忆,其中那些沙洲上淘金汉率性而活泼的悲剧人生与那些地方风俗画的描写,都散发出浓烈的乡

野气息；而《策划时代》、《走向秋天》则是他一度“下海”的人生体验的结晶。《策划时代》写喧嚣的时代，“连空气都想杀人”，野心与欲望，阴谋与爱情，都在商潮中碰撞，浮沉，哲学硕士张语由无心读书，“下海”策划到默默退出商界的历程也颇有典型意味；《走向秋天》写实干家的缺乏自信心态、写商战中的无情与官司中的玄机，写社会之网的魔力无边，都颇有新意。马竹的作品不拘一格，又从不同的侧面切入了“追问良知”的时代主题；《红尘三米》中的主人公米福不追求城市又不被故乡接受的痛苦，是当代许多在城乡之间苦苦徘徊的“边缘人”的一个缩影。“我并没有真正进入生活”的困惑和“我无法寻找到被拯救的可能”的绝望都令人长叹。而米根、米芝在堕落中的陶醉的情态又与米福的思索中痛苦的心态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我是您儿子》塑造了一位正直的干部形象。《老牛老不老实》揭示一位老实人的复杂心态，虽都是写实之作，艺术风格却各有千秋：一如刀削斧斫，一如雾中看花。马竹很想在自己的创作中分析出一点什么东西，比如人的能与不能，人与生存环境的斗争，人与他人随时构成的痛苦等等，也可以看出他对小说“哲理性”的追求。

阿毛也是由写诗转入小说创作的。作为一位有才华的青年女作家，她对知识女性的情绪世界情有独钟。《非经典爱情》和《世纪末女人》是她的代表作。前者的主题是“为什么我们在经历了一场一场的爱情之后，仍然没有爱情？”通过“爱情的感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是真正的爱情却寥若晨星”写出当代青年男女的情感困惑，也启发人体会“激情”与“爱情”、“需要”与“依恋”、“为爱而爱”与“真情”、“责任”与“忠贞”之间的差异哲思，笔力不凡；后者写一个“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中人“那种飘零与伤残的美”，她无所不为，情绪多变；游戏人生，也心藏苦闷。她是浮躁人生的一个缩影，也是“新人类”、“新女性”的一个标本。此外，《走前唤醒我》中“我更多的是一个灵性的头脑，而不是智慧的头脑”的妙语、《一个穿着睡衣的神秘女人》中“我是那么认真地玩着游戏，结果受伤的却是我自己”的

感悟,都极有概括力。而《非经典爱情》等篇的写实风格与《走前唤醒我》的散文体的不同,也显示了阿毛的多方面才华。

周昕则是荆楚文坛上“留学生文学”的代表作家。她赴日本留学后,已在一家日本公司找到了位置。她一直以纤细感人的笔触描绘着留日学生复杂心绪,中篇小说《美伦》曾获《长江文艺》奖。与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等篇的不同之处在于,周昕笔下的留学生多是柔弱、伤感、需要人保护、却又常常失望的女子形象。她们一面努力认识着,适应着异国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却又困守着中国的某些传统观念;一边不断寻求着“保护伞”,一边又因为心绪的变异不断走出“保护伞”。这样,周昕的“留学生文学”就显示出“女性文学”的某些特色。《美伦》的主人公“喜欢自己掌握自己”,却在留学生活的磨砺中“慢慢忘却了自己无上的骄傲”;又在学会做一个“弱女子”以便得到更多同情的同时,也学会了“不要对一个男人太痴情”的处世之道……她只是悄悄地体验人生。“美伦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也无心去想。”这儿没有大悲大喜,有的只是适应与知足。《随缘聚散》中的莲蓉也是从小性情温存,不求出人头地,轻易就满足……只要自己感觉幸福,可是几度被男人欺骗的不幸终于使她走近了“只好一切随缘”的人生境界——在这境界的深处,是弱女子看破红尘后的无奈。《敏夫山庄》里的苏伊灵为圆留学梦而背叛爱情,在背叛的同时也“咒骂自己的无情”,活画出“她常常在两种心情中游来游去,无法把握自己”的二重人格,也隐约写出了“新生代”在“跟着感觉走”的同时也“自审”的文化主题。

——匆匆一瞥,我们已经领略了这套《湖北新锐文丛》的丰富色调:晓苏的“哲理小说”、李鲁平的“商界小说”、马竹的“世态小说”、阿毛的“女性文学”、周昕的“域外文学”,已经在显示了他们创作个性的同时也展示了荆楚文坛新生代不拘一格的绚丽风采和多角度发展的可能性。

—
—

在领略了荆楚文坛新生代的绚丽风采之后,有必要探讨

一下他们的某些理论品格。

湖北文学有没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有，特色是什么？

1987年以前，湖北文坛曾经多次困扰于一个问题：湖北的文学创作比起全国的文学新潮来，为什么总是“慢半拍”？所谓“慢半拍”，指的是湖北作家的创作赶不上“新潮”，写得太“实”。直到1987年方方、池莉的写实之作经过京、沪批评界的大力宣传名扬天下，成为“新写实”的代表作，“慢半拍”的说法才烟消云散。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慢半拍”的，是写实；领风骚的，也是写实。虽然方方在《风景》之前就写出了《闲聊宦子塌》那样地域色彩浓郁的“楚风小说”，《白梦》那样功力深厚的“世态小说”，虽然池莉也在《烦恼人生》之前就写下了清新动人的《月儿好》那样的写实之作，但一直要到她们与刘恒、刘震云、叶兆言、余华等人一起掀起了“新写实”的热潮，才成为文坛的骄子。“慢半拍”也罢，领风骚也罢，都系于“写实”二字。新潮高涨时，“写实”就似乎“慢半拍”；新潮过后，“写实”就领风骚了。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北作家的创作主流，是写实。方方、池莉、刘醒龙、邓一光……都是写实的好手。

不过，写实也有色调的不同。一般认为，“新写实”的主色调是冷漠。但池莉的写实之作都充满了“过日子”的温馨。方方的冷嘲热讽，矛头所指，也常常不是人性的痼疾（如刘恒、余华、苏童等人的暴露人性恶那样），而是生长痼疾的土壤。刘醒龙的呼吁“分享艰难”，邓一光为英雄主义谱写的历史悲歌，也都燃烧着热烈的激情。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湖北作家创作的一大特色是“热情的现实主义”。由此反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曾卓的《老水手的歌》、刘富道的《眼镜》、王振武的《生命闪过刀口》、映泉的《桃花湾的娘儿们》、沈虹光的《同船过渡》、李冰的《人生一台戏》……不论是小说、报告文学，还是诗歌、戏剧文学，都充满热情，都感人至深。

对这种现象，也许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湖北是楚文化的故乡，而依据文化史家的解释：“‘楚人’在性格方面，也较北方明朗、活泼、热烈。有什么样的民风，就有什么样的文学。《离

骚》尽管庄重、典丽、飘逸，但更有一种热烈，一种放浪，一阵嘶喊，那来由也不仅是个性的，而也有那个‘时代’的大胆，那个‘地方’的狂放，那个‘民风’的强悍。”（见萧兵：《楚辞文化》第134、26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以同样的眼光来看晓苏、阿毛、周昕、马竹、李鲁平的作品，我们也不难感受到他们的某些共通之处：他们都基本以写实风格为重，以关注现实人生的困惑见长。这就使得他们不同于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南京“大学才子群”（以韩东、朱文、毕飞宇等为代表），也不同于“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余华、苏童、吕新。

晓苏的《乡村同学》、《重上娘山》都蕴含着“忏悔”的主题——为当年的过失而忏悔，是一种真诚动人的情感。《祖坟高竿》散发着悲凉的气息，但作家“反思历史”的热情也灼然可感。李鲁平笔下的淘金汉、生意人也在生存竞争中焕发出逼人的热情，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马竹的《红尘三米》中充满了忧患的痛苦、绝望的激情；《我是您儿子》也散发出弘扬正气的热情。阿毛写“世纪末女人”的苦闷，一方面在展示着世纪末的迷惘与浮躁，另一方面又以“为什么我们在经历了一场一场的爱情之后，仍然没有爱情？”的当代“天问”和“我们这些世俗的女人，大都是热爱梦想的族类，文学女人尤其是”的真诚自白去为那迷惘与浮躁抹一层亮色，使那迷惘与浮躁不沦于绝望。相比之下，周昕笔下的“弱女子”似乎更多些随遇而安的知足感，却也给人以时时力图超越绝望的印象。

新生代有新生代的苦闷。新生代有新生代的悲凉。但这套“文丛”中的多数作品都也在昭示着新生代的努力与激情——有时，它显示为“关注忧患”的呼喊（如晓苏的《村长独白》、马竹的《红尘三米》、李鲁平的《策划时代》等）；有时，它体现在“真诚倾诉”的叙事态度上（如阿毛的《非经典爱情》、周昕的《男人的陷阱》等）。

不过，新生代毕竟在努力寻找着新的文化品格、新的文学定位。马竹的《老牛老不老实》就明显取了“静观”人生的态度；

阿毛的《一个穿着睡衣的神秘女人》也明显带有走出“写实”、追摹“个人化写作”的迹象。晓苏那组“黑色系列”，也多以“静观”的风格见长。

由此可见新生代作家的多重品格。就因为他们是新生代，他们充满上下求索的活力。他们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湖北文学的已有格局与定势？他们会在未来的世纪中开辟出怎样的新路？他们又会在后人写出的“湖北文学史”上占据怎样的位置？一切，都还是未知的。但我期待着他们能开辟出荆楚文坛的新境界。我想，这也应该是喜爱他们作品的人们的共同愿望吧。

三

当然，我们也应该在读他们作品的同时，发现他们的不足之处，为他们不断挺进、不断攀登出点子，想办法。

就我个人来说，有几点看法，写在下面仅供参考：一般而言，优秀的作品能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常常与他们对于人生的独特发现以及与这发现相映生辉的对于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的独到探索有关。他们常常将自己的独到发现与探索化作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给文坛带来一阵新风。以这样的眼光看去，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我们的新生代作家还缺乏应有的冲击力。他们中有的已经写出了精品，但精品的数量还不够；有的对生活有独到的发现，但这些新的发现又时时被一般化的叙事语言或不够集中、凝练的叙事篇幅所冲淡；也有的习惯于“重复自我”，在一种主题、一种发现上从事惯性写作，因而显得单薄……以上问题，都有待于他们在艰苦的写作进程中不断克服。

一个无情的事实是：随着“文学热”的几度高涨，在文学道路上竞显身手的人们愈来愈为创新的艰难所困扰。在一个群星灿烂的年代里，新星的产生必将格外艰难。并不是每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作家都能成为文坛的幸运之星的。

但换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又为人生的新发现，文学的新创造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吗？事实上，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所置

身其中的生活与我们已经看到的文学之间，还有大片的荒地未曾开垦，还有丰富的矿藏有待开发。眼高手低，甚至常常是文学大师的苦惱。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世上也不会有两种完全相似的人生。可要发现人生丰富多采中的特异之处，要将心底所悟化为笔下所有，又绝非易事。——文学的诱人处和恼人处，都系于此。

如何克服浮躁的心态？怎样抗拒“习惯性写作”的诱惑？如何精雕细刻写精品？怎样在文坛上发出自己独有的声音？——这些问题永远摆在每一代作家的面前。

尽管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情绪性的写作，有赖于灵感的突如其来，感觉的无比良好，但是我想，一般而言，作家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至少应对自己在当代文坛的位置有一个起码的了解，我最喜欢哪些作家、作品？我为什么喜欢那些作家、作品？我特别喜爱怎样的人生主题？我特别偏爱哪一样文学样式？比起那些著名作家，我还缺少什么？在表达自己独有的人生感悟时，我是否找到了最佳的叙事语言乃至文学样式？更重要的是：我是否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诸如此类的问题多想想，也许有助于我们发现自我的艺术天地。

在一个浮躁的时代，我们常常太忙于应付人生的各种挑战，而忽略了那个古老的人生主题：

认识你自己。
是为序。

1997年3月16~18日
于武昌桂子山麓

目 录

总 序 樊 星(1)

美伦 (1)

男人的陷阱 (43)

敏夫山庄 (109)

梦东京 (144)

“卡茜”舞厅 (159)

随缘聚散 (185)

巴黎假日 (198)

太阳和尘埃之中 (208)

三月的感觉 (251)

跋：寻梦的艺术 梅 龙(303)

后记 周 昕(309)

美 伦

天色完全暗下来了，从九楼的落地窗里看出去，是几十米外那幢用天蓝色玻璃镶成的大厦，闪烁着数支回形灯的光，一排排，一列列，奇妙地映满了美伦的眼帘。

“谁知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美伦虚弱地躺在床上，眩惑地注视着冬日傍晚那满满一窗幽冷的荧光，无来由地心中梗塞。如果是在上海，她发到这么高的热度，妈妈会怎样围在她身边，替她端药煮粥，朋友们会来看她，刘闻涛会来陪她……可是在东京，她就只有冷冷清清，一个人这么躺着，不知不觉地，两行泪流了下来。

门声响过，水泽龙一站在房门口，手里抱着一捧材料。房间中那一室清寂几乎立时感染了他，他低哧了一声，扔掉材料，奔到美伦的床前，只犹豫了那么一瞬，就小心地，一把拥她进怀里。美伦发觉自己好像等了许久一般地，霎那间溶化在龙一的怀抱里，龙一那陌生的男人的气息随着他热烈的唇向她

袭来，那么清新温暖，几乎令她醺迷。她饥渴地承受他的爱抚，不可抑制地回应他。

窗外那奇异的荧光，侵淫得房中一片幽蓝，迷乱了她的眼帘。“你还在发烧呢，对不起……”他又开始不停地呢喃，一边温柔地抚爱她，宽容地承接她灼热的浪潮，她感觉得到他也为之兴奋，终于，他不顾一切地淹没了她。她听不见他在说些什么，可是那男性的呢喃仿佛一曲圣乐，不停地鼓励她，放纵她，吸引她赤足狂奔到他的世界里。那是美伦和水泽龙一的第一次的互相拥有，给那一年带来一美丽的正月。

美伦并不是一个容易伤情的女子，可是她却感谢自己那一夜的柔弱。她的那一次投降给她带来的除了龙一的爱，还有他的帮助，她可以不必搬出这间公寓，她还可以交出上大学的入学金和第一年的学费。现在，水泽龙一除了是她的房东，还是她的恋人，又更是她的援助人，给她许许多多成熟男人的令人陶醉的吸引。

在六年前买下中野“城市别墅”里这套公寓之后，水泽龙一就把管理全权交给了山一不动产，平常公寓的保修租借一应手续，他都不会出面，如此已经换了三批房客了。只是这一次的房客比较特别，一个住了两年的单身中国女孩，一向准时交付房租的，到了更新契约的日子，却声言交不出相当一个月房租的更新费。

不动产的女社长铃木数子瞪大她那圆脸上的一双圆眼睛，一半叹息地道：“她拿了东瀛大学的入学通知书来，告诉我交了近二十万入学金，一边哭一边求我给她延期一个月，好可怜。”

他决定去见一见她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会改变他十年来的生活。他开了自己的电脑软件公司之后也曾用过几个

在日本读书的中国人，他们的聪明能干给他很深的印象。他想象他的房客会是个头脑优秀、不施脂粉、衣着无华的诚实女子。他一听她的理由就本能地同情起她来。不过他不太轻易相信别人的话，而更愿意相信当面交谈后自己的感觉。尤其对方是外国人，在很多地方是不可以日本人的信用标准来衡量的。龙一见过许多房东，被搬进来的中国人吵得半夜鸡犬不宁；中国人做菜喜欢用油，又不爱打扫，厨房的换气扇上油污流淌；弄不好又拖欠房租，总之令人头疼极了。

他打电话约这个叫做美伦的女孩子的时候，不由得为她澄亮的、极富感染力的声音一振。她有很好的理解力，知道房东要见她是有意要网开一面了，电话的声音便传来真切的感激，“我现在马上就去，您这么百忙之中，真对不起！”

日本人说话都在不言之中让对方意会，与外国人交往最大的麻烦就是对方不会领会这一点，追根究底地问下去。而这个中国女孩子却懂得恰到好处的对答。

他们在新宿华盛顿酒店一楼的茶座里见面。比约定时间早五分钟，他看到了那个照电话里所说穿了一身黑和白的女孩。一件雪白的羊绒开领衫，一条紧身的黑呢短裙，一双白色的高帮皮靴，手上搭了一件黑色的毛呢长大衣，身上没有一件名贵的衣饰，眉眼间满是不经世事的气息，可她那一头飘柔的黑发，那看起来快有一米七的身高，尤其那两条笔直的长腿，走起路来昂首举步，披风携云一般的，不知不觉中，吸引着无数的目光。

龙一不是没有见过漂亮的女子，可是当美伦的那一双亮得寒星一般的眼睛向他寻来，用她那修长的腿迈向他的桌子的时候，他居然感到一份自豪，那包括侍应在内的艳羡的目光现在投向他了。她竟有如此不同于日本女子的魅力，看上去好像一只骄傲的小天鹅。

“是水泽先生吗？”

她的声音一如电话里那么清脆悦耳。

“喔，对，是我。”面对他的房客那双仿佛溢满两汪清泉的眼睛，他几乎是紧张起来。

然而他眼前的女子显然无心去意识她的魅力，刚刚落座，她便开始恳求他，“水泽先生，我知道你很难，可我真的是一时周转不过来，”她的日文还有不少外国腔，但是吐字十分清晰。“我一下子要交入学金和半年的学费，两年的存款一下子就用完了。”她的脸上飘过一丝无奈和疲倦，“但是我再打一个月的工就可以还清了！”她重新恳求地望着他。

龙一很不情愿让这样一个充满朝气的孩子脸上布满愁云，但他仍然公事公办地问：“你一个月的工资，够交新房租7万的更新费吗？”

说完他就后悔了，他心痛地看见美伦眼睛里那两汪清泉霎那间落下忧虑的阴影。她失了主张地，毫无根据地重复她的恳求，“过一个月我一定会交的，一定的……”

他清楚地知道现在若是答应她，那么两年一次的更新费将破例由他付给不动产，这对一个生意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按惯例与她解约、她重新租房的话，她将要付的定金押金，会推她进地狱。

“我知道了，等到你存够的时候再付给我吧。没关系的。”他毫不犹豫地说。

美伦马上就要从读了两年的日语学校毕业了。出席率、学费、考大学、转签证、入学手续、房约更新，她终于一件一件地把它完成了！两年来她白天上学晚上打工，尽全力存钱，一下子又变得身无分文了。不过她并不觉得很辛苦，她至少应付过来了。

有时候她也会忆起上海时的风光。刚读完高中，她就被选

进天沪服装商店模特队，当时并不是专业队，她们还每天穿着礼仪服在开店的时候做迎客和向导小姐。然后，经过两三个月简单的舞蹈和行步训练，她们就开始上场表演了。商店只提供服装和发型服务，至于美容保养、形体维持、营养调配，都是她们去自学摸索。国内又缺少这类的专业书，美伦还是到日本后才读到许多有关的杂志和书籍。但在八十年代初的上海，模特队仍然如一颗灿烂的星，四处受到捧宠，到后来，除了广告表演和服装界的比赛，还常常被邀请到为政府会议或公司开张做演出，几乎每夜，她们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被某位大人物、某家公司的经理，或者某位巨富请去豪华的酒店吃饭跳舞，捧场他们的宴席。

美伦身边有过许多追求者，几乎都是上海的高干子弟或富裕人家，很早的，她就坐惯了摩托和轿车，养尊处优。她最忠心的追求者刘闻涛，出身华侨家庭，家中有一套“文革”后归还的花园洋房。人高高大大，极有生意头脑，说话很会惹人发笑，交际又广，那时候已经在天沪包了自己的柜台。以他那样的条件，在那时候的上海，身边永远都有女孩子围着。可他一直对美伦情有独钟，任她颐指气使，紧追不舍。花花公子刘闻涛的冤家是美伦，是在同行中都有名的。二十岁不到的美伦，就曾经要风得风，几乎比旁的女孩多活了一个人生。

但是不久她厌倦了，比起人家来拥养她，她更喜欢自己掌握自己。

她决定到日本是听说日本的美容服装界很先进，对女孩子宽容、机会也多，她想在日本一边做模特一边读经济或者贸易，存一笔钱，然后回上海开一家真正的模特公司。

临走刘闻涛依依不舍地送她到虹桥机场，“美伦，在日本混不下去了马上回来，我是够可以养活你了。”

“谢谢你阿涛。”她衷心地说。